

吴英减刑背景下 民间借贷危机继续蔓延

7月11日,浙江省高院当庭判决:浙江女富商吴英由死缓改为无期徒刑。2007年3月16日,吴英因为涉嫌违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后来被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一审判处死刑。此后,浙江乃至全国各类“非法”集资案和民间借贷案的多米诺被推倒。7年后,此类情况却仍难见改观,且范围呈蔓延状。



紧闭的亚鑫纺织大门 本报记者 钟文 / 摄

浙江民间借贷危机正向中小县城蔓延。

近日,有知情者爆料,浙江武义心红伞厂(以下简称心红伞厂)老板王玉珍欠款上亿元跑路了。《中国企业报》记者在武义县采访发现,心红伞厂只是当地民间借贷危机的冰山一角。早在去年12月,在全国医用敷料行业很有影响力的武义卫生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生用品公司)老板黄亚平就被警方刑拘,涉案金额达7亿元。而坊间传言,在武义县公安局“挂号”、欠款超亿元的还有十几位。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武义县地处浙江中部,属金华市管辖,以温泉而著名,上世纪90年代还是浙江8个贫困县之一。如今的这座小城,道路两边停满了汽车。远 在武义县城几十公里外的菜农老李,从没有想到一位企业老板的失联会和自己扯上关系——自己“一块一块攒起来”的5万元辛苦钱打了水漂。

几年前,一个亲戚看老李没有别的收入来源,就帮他辛苦攒下来的5万元钱放到心红伞厂吃利息,月息1分5。这对老李来说,确实是一笔可观收入。但没想到,到了2010年,心红伞厂既不付利息也不还钱。亲戚仍然很淡定,说人家有伞厂在,还差你那几万块钱,老李想想也是。但更没想到的是,到2012年底,伞厂老板夫妇干脆失联了,这犹如晴天霹雳,把老李彻底打蒙了。

“好人”黄亚平

就在王玉珍失联之后,去年12月份,武义另一位大老板——卫生用品公司董事长黄亚平被武义警方从外地抓了回来。和黄亚平有业务来往、又是债权人的华铭透露,黄亚平只跑路十几天就被警方带回,涉及民间借贷及银行贷款等共计7亿多元。卫生用品公司创建于1968年,主要生产医用脱脂棉、医用脱脂纱布等,是浙江省医用敷料定点生产企业。2000年企业改制,黄亚平收购过来。黄亚平的跑路让武义人很吃惊。因为在武义人眼里,黄亚平不仅企业做得非常成功,为人也非常低调,坊间称为“好人”。“借钱还不上就不是好人了。”在卫生用品公司,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没有人不说黄亚平不好的,包括那些借钱给他的人,但现在企业不行了,说啥也没用。他告诉记者,目前县政府接管了企业,生产销售都不受影响。只是债务怎么办,目前还没有结论。

公务员被指牵扯其中

一位债权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去年他们去报案的时候,王玉珍的资产都还没有转移处置,处理起来会简单得多,他们也不会损失那么大。正是因为王玉珍跑路了的消息在武义传开了,众多的债主们纷纷去找借款企业要钱,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挤兑自然让企业吃不消的,最终迫使企业老板跑路。知情人告诉记者,去年还有某链条公司、某酒店、某印刷公司涉及民间借贷而跑路、重整或倒闭。在采访中,很多人对黄亚平被抓甚至表示同情——因为他不跑根本不会出事的:“他的企业做得很好的,是可以挺过去的”。但坊间传言,黄亚平被抓是因为涉及公务员、甚至领导的借款。有传言说,某县领导借给黄亚平1000多万元。黄亚平被抓后承认的借款数据比

老李所不知的是,他只是心红伞厂诸多债主之一。知情人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心红伞厂民间借贷起码有上亿元,仅在县法院起诉的案件就有二三十起,涉案金额达四五千万元。

老程早在1996年就认识了王玉珍,那时他们夫妇刚刚办厂,很缺资金,就请老程帮着张罗借钱,月息1分5。虽然不高,但比银行利息还是高很多。王玉珍就连一万二万也要,老程就把自己的积蓄以及农村的兄弟姐妹及周边亲戚的钱都张罗过来,总共138万元。

时间到了2010年,老程也不放心了。这一年,王玉珍远赴沈阳去搞房地产。老程觉得搞房地产有点不靠谱,“那得多大资金呀?她就一个小伞厂,还是外行”。老程开始向王玉珍追款,但终究一分钱没追到,这一年,利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息干脆也不给了。让老程至今都后悔的是,2012年10月份,他追到沈阳找到王玉珍,但没想到,又搭进去5万多元。“她就是骗。”老程告诉记者,他回来后,王玉珍打电话给他,说她的项目就要开工了,接下来大家的日子都好过了,现在就差十几二十万元请客吃饭的钱,让老程想想办法。老程说他当时就想帮她渡过难关,又找亲戚凑了5万元,外加茶叶等特产5000元,“5.5万元又没有了”。和老程有相似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武义某实验中学的小雨老师告诉记者,他们学校估计就有二三十人借钱给王玉珍,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目前已经起诉的就有近二十人,差不多涉及资金上千万元。而有的老师甚至把房子抵押到银行贷款借给王玉珍。“现在她跑了,让这些人怎么

办?”小雨不知是问记者还是问自己。刘炜原来是王玉珍在沈阳公司的职工,但不幸的是,他不仅十几万的工资没发,还帮她借了几十万。

“我们都有两年没见到王玉珍了。”刘炜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有部分债权人到公安局报案后就联系不上她了,今年元旦王玉珍给部分人发了一条短信之后,所有人都联系不上她了。短信说,她把大家的钱都玩砸了,对不起大家,她一定会全力以赴通过其它途径把被人骗走的钱通过各种途径拿回来还给大家,不够的她再还,直到还清。短信还自称是罪人。

武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涉及心红伞厂的经济案件的确比较多,但由于涉及的金额、地域不同,这些案件都是在不同法庭审理,究竟涉及多少案件、总共多少资金他们也没有去统计过。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华铭告诉记者,早在2010年的时候,黄亚平和别人投资合股创办了亚鑫纺织,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整个生产厂区也就二三十个工人。他说,当时棉纱市场非常火爆,每吨4万多元,而原材料只要每吨1.8万元,每天可以生产8万吨,一天的毛利就是十几万元,所以为了抢时间,公司也是匆忙上马的,厂房都是租用别人的土地盖起的钢结构房子,5年后房子归业主所有。但好景不长,这两年,棉纱一下跌到每吨2—2.5万元,但原材料还是那个价格,尽管还有些利润,但是和以前相比差距太远了。

华铭对记者分析,如果是自己的钱,应该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从民间借贷,不要说高利贷,就是1分、2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分也是吃不消的,没那么高的利润”。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卫生用品公司湖北的供货商,他告诉记者,他和黄亚平做了很多年的生意,非常熟悉,所以尽管黄亚平还欠他有100多万元的货款,但当黄说有困难,希望帮忙借一些钱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的筹集了300万元,但没想到他会被警方抓捕。记者在一份2013年1月黄亚平出具的一张100万元的借条上看到,月息高达3分,而3分数字上有明显的改过的痕迹,此前应该是5分。华铭告诉记者,高利贷这种东西是碰不得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黄亚平最后真的是月息4分、5分也要了。民间借贷上亿元还不上,这位老板把所有债主召集起来,告诉大家真实状况,最后大家愿意把债务转成股份,目前酒店正常营业。“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做法。”长期关注民间借贷的浙江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最近到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民间借贷不分东部西部、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大城市与小城市,已经在全国蔓延爆发,政府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他说,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方政府一开始总是试图掩饰,最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好的方法是早发现、早处理、积极应对。他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帮助一些地方政府处理企业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目前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案例。

办?”小雨不知是问记者还是问自己。刘炜原来是王玉珍在沈阳公司的职工,但不幸的是,他不仅十几万的工资没发,还帮她借了几十万。

“我们都有两年没见到王玉珍了。”刘炜告诉记者,去年7月份,有部分债权人到公安局报案后就联系不上她了,今年元旦王玉珍给部分人发了一条短信之后,所有人都联系不上她了。短信说,她把大家的钱都玩砸了,对不起大家,她一定会全力以赴通过其它途径把被人骗走的钱通过各种途径拿回来还给大家,不够的她再还,直到还清。短信还自称是罪人。

武义县人民法院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涉及心红伞厂的经济案件的确比较多,但由于涉及的金额、地域不同,这些案件都是在不同法庭审理,究竟涉及多少案件、总共多少资金他们也没有去统计过。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华铭告诉记者,早在2010年的时候,黄亚平和别人投资合股创办了亚鑫纺织,设备都是世界一流的,整个生产厂区也就二三十个工人。他说,当时棉纱市场非常火爆,每吨4万多元,而原材料只要每吨1.8万元,每天可以生产8万吨,一天的毛利就是十几万元,所以为了抢时间,公司也是匆忙上马的,厂房都是租用别人的土地盖起的钢结构房子,5年后房子归业主所有。但好景不长,这两年,棉纱一下跌到每吨2—2.5万元,但原材料还是那个价格,尽管还有些利润,但是和以前相比差距太远了。华铭对记者分析,如果是自己的钱,应该还是可以做的,“但如果从民间借贷,不要说高利贷,就是1分、2

四处借钱的伞厂女老板

分也是吃不消的,没那么高的利润”。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卫生用品公司湖北的供货商,他告诉记者,他和黄亚平做了很多年的生意,非常熟悉,所以尽管黄亚平还欠他有100多万元的货款,但当黄说有困难,希望帮忙借一些钱的时候,他还是毫不犹豫的筹集了300万元,但没想到他会被警方抓捕。记者在一份2013年1月黄亚平出具的一张100万元的借条上看到,月息高达3分,而3分数字上有明显的改过的痕迹,此前应该是5分。华铭告诉记者,高利贷这种东西是碰不得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黄亚平最后真的是月息4分、5分也要了。民间借贷上亿元还不上,这位老板把所有债主召集起来,告诉大家真实状况,最后大家愿意把债务转成股份,目前酒店正常营业。“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做法。”长期关注民间借贷的浙江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最近到全国很多地方调研,民间借贷不分东部西部、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大城市与小城市,已经在全国蔓延爆发,政府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他说,民间借贷危机发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地方政府一开始总是试图掩饰,最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最好的方法是早发现、早处理、积极应对。他告诉记者,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帮助一些地方政府处理企业民间借贷引发的危机,目前已有成熟的经验和案例。

以房养老“曲高” 保险企业“和寡”

■ 本报记者 郝帅

7月1日起,随着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四地正式成为“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以下简称“住房反向抵押保险”)试点城市,酝酿多时的“以房养老”终于和世人见面。《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半月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以房养老”并未在保险企业真正落地。“我父母符合以房养老的条件,也希望这样做,但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咨询结果却是还没有能提供以房养老的保险公司。”7月14日,北京市民程女士这样告诉记者。

险企:以房养老还停留在新闻层面

记者在北京市场走访多家保险企业后发现,就像程女士说的那样,“以房养老”业务还没有在保险企业开展起来。“虽然已经听过有关于以房养老方面的报道,但我们还没有推出这方面的产品或业务。据我所知,上级主管部门并没有关于以房养老方面的通知,所以我们不能做这方面的业务。至于什么时候能开展也说不准。”泰康保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7月9日向记者表示,“以房养老对于我们跟老百姓一样,现在还停留在新闻阶段。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将房屋抵押给银行贷款,用贷出来的钱进行养老或在保险公司购买养老保险。”

7月11日,记者以拟投保客户身份致电平安保险公司咨询“以房养老”相关事宜,该公司客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没有接到任何公司和有关部门关于以房养老政策方面的通知,所以目前并没有关于以房养老的业务。

事实上,保险公司早已推出带有养老功能的地产业务。记者于日前走访了上述两家保险公司位于北京市昌平和延庆地区的两个养老地产项目后了解到,这些项目不仅提供住宿和餐饮、而且提供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服务。只要按照保险公司的报价缴费,就能拎包入住进行“无忧化”养老。

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这两个项目都处于在建状态,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开始入住。而仅在北京市场,这样的项目就有很多。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对于“以房养老”的抵押后再领取养老金的方式,如果是空巢老人且需要全方位养老服务的,还不如选择出售房屋,用房款入住保险公司的养老地产项目。

实施初期风险更高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以房养老”是一种新事物,保险公司从得到通知到推出产品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其中要包括对风险的研究和控制以及精算师对其进行计算等一系列环节。但无论如何,以房养老都较其他传统保险业务更具风险,尤其是实施的初级阶段,风险更高,如果出现问题,可能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就是麻烦事。

事实上,保监会对于以房养老的风险早有预见。在其6月23日发布的《中国保监会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养老保障方式的创新,涉及老年人的切身利益,社会关注度较高;同时,该业务将传统养老保险与房地产市场联系起来,法律关系复杂,风险因素多,风险管控难度较大。保险公司应坚持审慎经营,高度重视业务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在条款制定、流程设计、法律合规、业务管理等方面加强风险防范和控制。”

上述人士表示,“以房养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是具有一定好处的。首先,作为一种新事物的出现,会催生出新业务,无论多少对于保险公司在经营范围和业绩增长上上都有一定的作用。其次,由于以房养老的特殊性,主管部门在选择可以执行的保险公司上一定非常慎重,能被选上就是资金流、专业性、服务团队、偿付能力、风险管理等多方面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拥有该业务是对一家保险公司的充分肯定。

专家:“以房养老”是补充不会成主流

有相关法律专家认为,保险公司不具有贷款权限,不能向不特定的公众发放贷款。同时中国的保险行业整体还处于初级阶段,民众认可度偏低,而“以房养老”必须以安全、可靠来迎合民众的预期,这是当前的保险公司不具有的。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银行才是唯一的参与主体,因此应当由政府设定准入门槛,选择若干符合条件的银行,推动其尽快推出与此相关的金融产品。

记者还发现,虽然此次试点的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城市房价相对稳定,而近期波动的房地产市场,也使得房价变化是否会影响以房养老被广泛讨论。

相关业内人士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房地产价格下降,必然导致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预期收益降低甚至亏损,此时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了维持合理的利润,所能采取的措施不外乎两个:其一,减少向房主的贷款数额;其二,提前终止“以房养老”合同。由此可见,若房地产价格下降,“以房养老”的作用和意义将大打折扣。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则表示,以房养老在以前就有过尝试,此次试点的开展,是保监会针对该保险风险的一种意见,对保险公司与老人都有保护,相比以往将“以房养老”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不过,遗憾的是,针对公众比较关心的房屋70年产权到期后的问题、房价波动的问题都没有详细说明,“以房养老”以前之所以开展得不好,和这些问题不明有很大关系。

杜鹏表示,不论在哪里,以房养老都不是养老的最主要方式,只是对现行养老需求的一种补充,是一种小范围的金融产品。